

略论古文字字库的形音义标注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古文字字库建设与古文字研究手段现代化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古文字研究面临的一次新机遇和新挑战,也可以说是古文字研究与当代信息化社会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试以“𠄎”和“怕”为例,指出理想的古文字字库应载明字库中各字的本字本义,且应揭示古今用字之异与其所表词义及假借义的演变,认为反映汉字形音义衍变递嬗的古文字字库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代表着古文字研究手段现代化的新趋势。

关键词: 古文字字库; 𠄎; 怕; 形音义标注; 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 H121

文献标识码: A

刚刚过去的上一世纪,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已将人类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化社会。近年来随着基因的破译,人类在新世纪伊始又拉开了克隆时代的序幕。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变革正日益丰富着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们在欢呼“生物学世纪”到来之时对自身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进一步意识到古文字是历史记载的活化石,具有传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资料价值,古文字字库建设与古文字研究手段现代化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古文字研究面临的一次新机遇和新挑战,也可以说是古文字研究与当代信息化社会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古文字中凝固着人们造字时所使用的词义信息,文字虽有古今之分,然其所表示的词义则是古今相承一脉相通的。汉语的词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词义是核心,词形是标志,词音是外壳,音为义设,形为义存。因而就古文字研究手段现代化而言,建设一个理想的古文字字库似也当从体现汉字形音义三者综合表义的特点着手。一个理想的古文字字库应能体现其形体的演变、语音的演变和词义的演变。形体的演变如“为”字从甲骨文(前五·三〇·四)和(后下一〇一二)、金文(昌鼎)、(壘伯鼎)等古文到《说文》篆文和定县竹简三、史晨碑等隶书的演变;语音的演变如“打”字从德冷、都冷、都挺切到都雅、德下、都瓦、都马、丁雅切的演变;词义的演变如“闻”字:初义为奏报上达,由“奏报上达”的通达义进而产生“听见”义,引申有“知道”和“接受”义,又引申出“嗅到”和“知识;见闻;消息”义,同时由“奏报上达”的通达义又可产生“传布、传扬、传告”义,指使君主听见,或向君主报告,亦泛指向上级或官府报告,还可产生“有名、着称”和“趁”义,又可假借为“婚”的有关词义。汉字所具备的形音义三者是互相关联,水乳交融的。如“为”字,许慎释为“母猴也”,罗振玉先生《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据其古金文及石鼓文形“绝不见母猴之状,卜辞作手牵象形”,“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理想的古文字字库当然要说明其形义的关联。又如“打”字,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在东汉王延寿《梦赋》中的“撞纵目,打三颊”,阜阳出土的汉简《苍颉篇》中则有“𠄎”字。“打”从手,属端母;“𠄎”从木属澄母或知母。古无舌上音,且“𠄎”从“丁”谐声。丁,《广韵》一为当经切,端母青韵,一为中茎切,知母耕韵,上古则为端母。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注“𠄎”音“亨”,《广韵》“亨”为特定切,定母青韵。“𠄎”与“打”两字音无大异。“𠄎”训“撞”,与敲、敦、擗、棗皆有“以此物撞彼物”的“撞触”义;“打”训“击”,亦有“撞触”义,“𠄎”与“打”两字义亦无大异。理想的古文字字库亦理当说明打与𠄎形音义的关联。由此可见古文字字库的建设不仅仅是汇聚古已有之的古文字,而是要立足于当今信息时代,充分体现其形音义三者综合表义的特点。本文拟就古文字字库中的形音义标注作一些探讨。

理想的古文字字库应载明字库中各字的本字本义,且应揭示古今用字之异与其所表词义

及假借义的演变。下文试以“样”和“怕”为例略作论述。

样，《说文》：“栩实也。”段玉裁注按：“样，俗作橡。今人用样为式样字。像之假借也。唐人式样字从手作搯。”样，原为橡树的果实。《广韵》似两切，邪母养韵。假借为表示“像”的“形状”义。如汉崔寔《四民月令》：“齐人呼寒食为冷节，以曲为蒸饼样，团枣附之，名曰枣糕。”又可表示“式样”义。如《隋书·何稠传》：“凡有所为，何稠先令（黄）亘、（黄）袞立样。”又如白居易《缭绫》：“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考《玄应音义》卷二十二释《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一卷“学样”云：“翼尚反。规模曰样，近字也。旧皆作象，或像也，今不复行。”玄应所释《瑜伽师地论》原文为：“譬如世间画师弟子初习画业，先从师所受所学样。”样，即式样、样式。又据玄应音义卷二释《大般涅槃经》第二卷“师范”一词说：“《尔雅》：‘范，法也。’谓楷式法则也。《通俗文》‘规模曰范’是也。”规模曰范，即“规模曰样”。“规模”一词本指“格局、制度、程式、方式”，如《三国志·魏志·胡质传》：“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又如《历代法宝记》：“问：‘净藏得否？’答：‘得。和上慈悲指授，一取和上规模。’和上观净藏堪为法器。即再为说法。”由“格局、制度、程式、方式”义引申亦可指“式样”。如刘肃《大唐新语·极谏》：“今天下新定，开太平之运，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固非创业规模、贻厥子孙之道。”意谓创业的榜样。据玄应所释，样“旧皆作象，或像也，今不复行”，样假借有“式样”义后成为象或像的近字，表示“式样、样式”义不再用“象”或“像”。

像，《说文》：“像，象也。从人从象，象亦声。读若养字之养。”段玉裁注说：“古音如此，故今‘式搯’即像之俗也，或又用样为之。今音徐两切。”像原有“式样”义。如《九章·桔颂》：“年岁虽少，可师长矣，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王逸注：“像，法也。”像由“式样”义引申而有“模拟、仿效”义。如玄应音义卷八释《维摩诘经》下卷非模之模说：“莫奴反。亦摹字也。模，法也，谓掩取象也，规模也。”掩取象，即模拟、仿效。又如《易·系辞下》：“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①

象、像往往互混，如玄应所说，“旧皆作象，或像也”。又如《说文》：“偁，象也。”段玉裁改“象”为“像”，指出“相像曰相似，古今无异词，缘俗间用象为像，乃致妄改许书”。又《说文》：“像，象也。”段玉裁依《韵会》所据本改“象”为“偁”，认为“象者，南越大兽之名，于义无取”。指出“凡形像、图像、想象字皆当从人，而学者多作象，象行而像废矣。”^②象，《说文》说：“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段玉裁注指出“古书多假象为像”，“象”的“相貌”、“形状”、“相似”等义与其本义无关，应是假借义，如《书·尧典》：“静言庸违，象恭滔天。”文中“象恭”指外表恭敬。“象”的“相貌”、“相似”义后造“像”表示，见于楚帛书，但正如段玉裁注所说“古书多假象为像”，人们往往仍写作象。像，《广韵》为徐两切，邪母养韵，但据《说文》又“读若养字之养”。《广韵》养、样皆为以母阳韵上声，据《说文》所说像、样古音同，以母阳韵上古*lang，邪母养韵*ljang，以母与邪母上古音近，^③故“像”的“式样”义借样为之，而“样”原所表橡树的果实名则由“橡”表示。“橡”是后出字，《广韵》亦为徐两切，邪母养韵。据《小尔雅》载：“柞之实谓之橡。”又据《正字通》载：“橡，同样。栎木之一种，结实者名栩，其实为橡。”《说文》未收“橡”，徐锴系传云：“样，今俗书作橡。”盖“样”借用以表“像”的“式样”义后，久借难归，其本义反而罕用，故又造“橡”字代之。“样”与“式”又可组成复合词“样式”和“式样”，“式”有“楷模、榜样”义，“样”、“式”在表“式样”义上同义。如义静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五：“斯之样式，东夏元无，述如余处，即小团罗子。虽意况大同，然非本式。”^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样造楮券。”

样，今又以“样”作为简化字的正字。样，《广韵》以章切，以母阳韵。据《方言》卷五载：“槌，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植。自关而西谓之槌，齐谓之样。”槌，齐方言谓之“样”，

指搁架蚕箔的木柱。郭璞注：“县蚕薄柱也。”

理想的古文字字库应注明样、橡在橡树的果实义上为古今字，样为像的俗字，样、像在表“像”的“式样”义上为假借字，样、样在表“式样”义上为繁简字，“样”原为指搁架蚕箔的木柱的齐方言字，今用作“样”的简化字，也可说是假借字。象的“相貌”、“相似”义是其假借义而“相貌”、“相似”义又无本字，故象、像在“相貌”、“相似”义上为古今字，而“像”字产生后，再以“象”表示“像”的“相貌”、“相似”义，则“象”又成为“像”的假借字。

怕，《广韵》有二切，一为普驾切，滂母麻韵；一为普伯切，滂母陌韵。考玄应音义卷十九释《佛本行集经》第十六卷“茫怖”云：“又作怖，同。普故反。惶，怖也。经文作怕，匹白反。惶怕也。此俗音普嫁反。”怖，玄应指出又作怖，经文作怕。怕音匹白反为惶怕之义，读俗音普嫁反则义为“怖”。考慧琳音义卷三十七释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第七卷“莫怕”云：“拍骂反。《考声》云：惧也。《韵英》云：怖也。从心，白声。有从巾作吧，俗用也。经文从霸作𠂔或从贾作𠂔，译经者率尔而作，甚无据，皆非也。怕字本音普白反，今不取此音。”据玄应和慧琳所释，“怕”俗用有从巾作吧，译经者也有写作𠂔或𠂔，本音普白反或匹(匹)白反，其时已不取此音，而读俗音普嫁反，或拍骂反，亦即《广韵》普驾切，滂母麻韵，用以表示“畏惧、害怕”义。

“怕”的“畏惧、害怕”义出现较晚，晋以后才见于文献记载。^⑤如《晋诗》卷十九《长干曲》：“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唐以后渐成为白话书面语言系统中的常用词。如玄应所释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第十六卷的原文为：“圣子，我见如是二十种梦，心大恐怖，惊疑不安。此何征祥？为凶为吉？是何果报？为复我身寿命欲尽？为共圣子恩爱别离？是故我今心如撞捣，战动忙怕，不能自持，于睡眠中忽然惊起。”又卷二十九：“或复拍手吓呼，欲令生于恐怕。”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臣惧子胥手中剑，子胥怕臣俱总休。彼此相拟不相近，遥语声声说事由。”杜甫《官定后戏赠》：“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又如慧琳释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第二卷有：“佛语鬼神，汝等莫怕。”圆仁《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中已出现同义复词“惊怕”和“忧怕”，至宋代又引申有“恐怕”义，表示猜测。如《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如太史公说古诗三千篇，孔子删定三百，怕不曾删得如此多。”

王力先生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一文中指出常用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演变情况，一种是今词代替了古词，如“怕”替代了“惧”，认为汉语中表示“畏惧、害怕”义的“惧”是古词，“怕”是替代了“惧”的今词。^⑥然“怕”与“怖”亦同义，往往并用组成同义复词。如《敦煌变文集·妙法莲花经讲经文》：“面带惊惶，心在怕怖。”《燕子赋》：“雀儿怕怖，悚惧恐惶；浑家大小，亦总惊忙。”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三：“是须休怕怖，请夫人放心无虑。”《景德传灯录》卷十八《宗一大师》：“诸事逼汝身命，便生无限怕怖。”从语音上考察，“怕”也可能是“怖”的借音字。

考《说文》载：“怕，无为也。从心白声。”段玉裁注云：“李善蒲各切，五部。徐铉曰匹白切。又葩亚切。按：匹白者，今音之转。葩亚者，用雅字为俗字之俗音也。今人所云怕惧者，乃迫之语转。”葩亚切亦即玄应所说普嫁反，段玉裁指出这是“用雅字为俗字之俗音也”。又据《广雅》载：“惶、怖……畏、恐、遽，惧也。”王念孙疏证云：“怖者，《说文》：‘怖，惶也。’《吴子·料敌篇》云：‘敌人心怖可击。’怖与怖同，今人或言怕者，怖声之转耳。”王念孙指出“怕”是“怖声之转”。《说文》：“怖，惶也。从心，甫声。怖，怖或从布声。”^⑦怖、怖，《广韵》为滂母模韵，上古为鱼部。怖、怖何以为“怕”所取代？“怕”又何以会有俗音普嫁反？这与语音的演变有关。鱼部的主元音为a，其向中古的变化方向为后高化：a→ɑ→ɔ→o，但语言中有一些常用的高频词往往会在白读的影响下出现音变滞后现象，如鱼部明母模韵一等“姥”为ma>mp>ma>mp>mo>mu>mu，“姥”的白读音没有象其文读音一样由ma变为mu，而是与相邻的麻韵二等 合流，如鱼部明母麻韵二等“马”的语音演变

为mra>mya>mtua>ma,“姥”的白读音因滞后而合入“马”的语音演变第二阶段的mya中,“嫫”就是为记此白读音所造的方言字。同样,“爸”为“父”的后出同义词,也是为了“父”的白读音与相邻的麻韵二等a合流后所新造的字。又如“匍”,《说文》:“匍,手行也。”匍即用手爬行。《战国策·秦策》说苏秦佩六国相印荣归故里,其“嫂蛇行匍伏。”匍,《广韵》并母模韵,其白读音为后出的“爬”所保存。傅,上古有“贴近、附着”义,《广韵》非母虞韵,《左传·僖公十四年》:“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其白读音后借“巴”字表示,如元·王晔《桃花女》第一折:“天色已晚,又遇着风雨,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怎生是好?”怖、怖为“怕”所取代也是如此。滂母模韵的语音演变可分为pha>pho>pho>phu四个阶段,滂母麻韵的语音演变可分为phraks>phya>phua>pha四个阶段,怖、怖的文读音的语音演变为pha>pho>pho>phu,白读音则因滞后与相邻的麻韵二等phya合流,又与相邻的陌韵二等phak、phaks相近,鱼铎对转,于是借原义为“静也,无为也”的铎部字“怕”来表示。据慧琳音义所释,“怕”字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文又写作从巾作吧、从霸作𠂔或从贾作𠂔等俗用字,可证“怕”原亦是“怖”白读音的记音字之一,至慧琳撰音义时已作为表示“害怕”义的正字。

考玄应音义卷六释《妙法莲华经》第三卷“憺怕”云:“怕,又作泊。”据玄应所说,“憺怕”之“怕”又写作“泊”。又考慧琳音义数释“憺怕”一词,多指出经文往往误将“怕”写作“泊”,如卷二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十三卷“憺怕”云:“上谈滥反,下普百反。《淮南子》云:憺,满也。怕,静也。经文从水作淡泊,并非也,训义别。《古今正字》云憺怕二字并从心,形声字也。”又在卷十五释《大宝积经》第一百十七卷“短命”一词说今经文“憺怕并从水”,“此等并是笔授之士寡学,所以经文质朴,用字乖错,不可臧言。”据慧琳所说,“憺怕”之“怕”其时已多写作“泊”。泊,《广韵》傍各切,并母铎韵,本义为止舟也。

据《广韵》,“怕”字的本音普白反或匹白反为滂母陌韵,俗音普嫁反或拍霸反、拍骂反为滂母麻韵。“怕”字上古虽无“畏惧、害怕”义,但玄应所说“怕”字此义的俗音普嫁反似源于滂母模韵pha。因而“怕”很可能替代的是“怖”。“怖”在上古即有“害怕”义,如《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又有“使害怕”义,如《吴子·论将》:“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犯。”俗音普嫁反或拍霸反、拍骂反的“怕”与“怖”的词义相同,语法功能也相同,因而“怕”的“畏惧、害怕”义虽不见于先秦文献,但是并不一定表明它在上古的口语中就不存在,很可能为“怖”。*phas>phah在口语中或另有二等phras一读,后滞留为麻韵音,-s后变为去声,中古则借原义为“静也,无为也”的同音字“怕”来表示,“怕”字于是有了玄应所说的俗音普嫁反。^⑥据我们就《全唐诗》所作统计,《全唐诗》中“怖”出现11次,“怕”则有270多次,且多为“畏惧、害怕”义,可见其时“怕”已基本上替代了“怖”。随着其俗音普嫁反所表的“畏惧、害怕”义为人们所习用,人们对其原所表示的“静也,无为也”义的本音普白反已不熟悉,往往以“泊”为其“静也,无为也”义的记音字。于是,后遂约定俗成以“泊”取代了“怕”所表的“静也,无为也”义,“憺怕”也写作了“淡泊”,又作“淡泊”。至于“怕”则成为表示“畏惧、害怕”义的常用词,其读音如慧琳所说已不取本音普白反,而取俗音普嫁反。

“怕”由表“静也,无为也”义演变发展为取代“怖”而表“畏惧、害怕”义,其表“静也,无为也”义则由“泊”来表示,我们认为其形音义上的衍变和递嬗都应在理想的古文字字库中一一注明。

从上文所述“样”、“怕”二例,可见理想的古文字字库应能反映汉字形音义的衍变递嬗。古文字字库的建设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代表着古文字研究手段现代化的新趋势,而立足于汉字形音义综合表义的特点来规划古文字字库的建设,我们就能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开创新世纪古文字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① 卷八释〈杂阿毗昙心论〉第三卷“作模”亦同。

② 今据国家语委 1986 年 10 月 10 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规定，“象”有三个义项：1、哺乳动物。2、形状；样子。3、仿效；摹拟。如表像、抽象、形象、现象、图像、想象等。“像”有四个义项：1、比照人物制成的形象。2、在形象上相同、相似。3、如同。4、比如。如画像、好象、活像等。

③ 以母为*-l, 邪母为*-lj, 在谐声关系上非常接近。参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287 页。

④ 《汉语大词典》引元无名氏《百花亭》为首见例。

⑤ 《王力文集》第十一卷《汉语词汇史》说“《论衡》和《搜神记》都有害怕的‘怕’，但是不常见。”考《论衡》卷二十三《四讳篇》载：“孝者怕入刑辟，刻画身体，毁伤发肤，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 467 页）例中“怕”为“迫”的借字。

⑥ 王力 1941《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国文月刊》第 9 期，又《龙虫并雕斋文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0 年。

⑦ 章炳麟《新方言·释言二》说：“《说文》：‘怖，惶也。’或作怖。普故切。今人谓惶惧曰怖，转入禡韵，以儆怕字为之。”

⑧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4 页。

On the mark note of the ancient text word

Xu Shi-yi

(Humanity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ideal's ancient word data should state clearly its original meaning in each one of word. It is the new trend to reflec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m and the sound and the meaning in the data. It is the inevitable thing in the arithmetic figure ages.

Key words: ancient word data; meaning; characters form; sound; mark note; new trend

收稿日期: 2003-1-28

作者简介: 徐时仪 (1953-) 男, 回族, 上海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